

白天



白天 著

◎都市智侠系列◎

复仇的火花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②⑧

团 结 出 版 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仇的火花/白天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0.6

(白天作品集·都市智侠系列)

ISBN 7-80130-392-X

I. 复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679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01-1999-3267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ch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10

字数:2700 千字

印数:5000

版次:2000 年 6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 年 6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92-X/1·21

定价: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复仇的火花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艳杀····· (1) | 7 追索····· (84) |
| 2 赌场恩怨····· (10) | 8 顾忌····· (97) |
| 3 受辱····· (26) | 9 识途老马 ····· (109) |
| 4 狙击····· (41) | 10 反扑····· (124) |
| 5 出手····· (55) | 11 孤掌难鸣····· (139) |
| 6 恩怨情仇····· (70) | 12 火花····· (150) |

第二部分

狂风暴雨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密云季 ····· (166) | 7 箭在弦上 ····· (245) |
| 2 红粉杀手 ····· (175) | 8 投石问路 ····· (258) |
| 3 防不胜防 ····· (188) | 9 神秘人物 ····· (271) |
| 4 往日恩怨 ····· (206) | 10 仇恨····· (285) |
| 5 放浪形骸 ····· (219) | 11 暴雨····· (300) |
| 6 情劫 ····· (233) | 12 棋高一着····· (311) |

1 艳 杀

胡三麻子在澳门之所以吃得开，可说完全靠他那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儿。否则凭他“胡长志”三个字，在当地的黑社会圈子里，哪轮得到他算上一号人物？！

他这对宝贝女儿确实养对了，大女儿胡娇娇嫁得较早，虽非明媒正娶，只是被人量金而聘纳为小妾。但胡三麻子的这位“乘龙快婿”倒不是等闲之辈，提起此人来头颇大，他就是“宏盛记赌场”的大老板曹大宏！

就连二老板曹大盛也不是无名小卒，这位曹二爷在当地的名气之大，比曹大宏犹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大概仅次于那外号叫“黄老邪”的大流氓头子黄振威。

胡三麻子的次女艳艳尚待字闺中，也可以说是在“待价而沽”，因为她老子把她当成了“奇货可居”的摇钱树！

她是在“峰景酒店”驻唱，红得发紫的头牌歌星。小妮子双十年华，非但“青春貌美”四个字当之无愧，而且能歌善舞，正式下海唱了尚不及两年，就已风靡了整个澳门。

当然，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声色场中，除了她本身的条件和天赋之外，还得靠人大力捧场，才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窜红起来。

在这批“孝子贤孙”中，不遗余力大捧特捧的，即是对她别有居心的黄老邪！

老家伙年纪已经一大把了，却是人老心不老，居然对这年龄

足可做他孙女的胡艳艳垂涎欲滴，岂不有些离了谱？

但胡三麻子却在暗地里沾沾自喜，因为黄振威在当地的财大势力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如今他只不过做了曹大宏的黑牌老丈人，已是俨然以“大哥大”姿态自居，仿佛谁见了他都得卖账似的。一旦再攀上黄老邪这门“亲”，那他的威风还了得！

可是，偏偏胡艳艳这小妮子不肯“合作”，她对黄老邪根本毫无兴趣，尽管老家伙在捧红她这方面功不可没，而且不时以名贵首饰馈赠，想以银弹攻势获得她的芳心，但她却始终无动于衷。

其实胡三麻子的心里也很矛盾，这种情形看在他眼里，真可说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喜的是胡艳艳这个态度，无异是吊足了黄振威的胃口，使他愈是到不了手，愈是心痒痒的。

这样继续下去，他胡长志岂不就等于“奇货可居”，能对黄振威加以利用了？

问题是怕黄老邪老羞成怒，这家伙邪得出奇，一翻脸就六亲不认，到那时候麻烦可就大啦！

虽然胡艳艳对黄老邪尽量抱着敬鬼神而远之，以不得罪他为原则的态度。但老家伙仍不死心，他对这小妮子似乎是志在必得的，照样每晚来到“峰景酒店”捧场。

今晚黄振威亲自带了七八个人来，分据两张等于是他每晚包下的桌位。

“峰景酒店”位于自由路，是座面临海边的雄伟建筑，以粤菜著名，并且设有旅馆部。

如今的一般饭店酒楼，仅凭名厨的佳肴与美酒已不足为号召，都一窝蜂地卖弄噱头，让客人们在大快朵颐之余，同时大饱眼福和耳福。

因此“峰景酒店”也不能免俗，除了聘有乐队及歌星演唱助兴，并且穿插表演节目。客人们如果脚痒的话，尚可婆婆起舞一

番，藉以帮助消化。

这时胡艳艳连唱了三首流行歌曲，最后一首正接近尾声……

她今晚穿一身桃红色缀以闪光亮珠片，袒胸露背而高叉的紧身旗袍，下摆垂及脚面，摇曳生姿。

小妮子的台风相当不错，站在音乐台上的麦克风前，不但歌声甜美，浑身的曲线更是毕露，难怪黄老邪对她如此着迷了。

一连三支歌唱毕，满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，同时此起彼落地嚷着：

“‘安可’！……”

“再来一个！……”

掌声不绝于耳，加上叫嚣四起，使她盛情难却，终于向乐队打个招呼，又来了首黄梅调。

可是来宾仍有不罢不休之势，最后她只好再唱一首最拿手，而且极度受欢迎的《妈妈要我嫁》。

这支歌由她来唱，确实字正腔圆，韵味十足。尤其唱到那两句道白：“我就是拼了一死，也不嫁给那个癞蛤蟆！”同时故意用手向台下的黄振威一指，顿时引得哄堂大笑了。

黄大邪却不以为忤，反而一脸自鸣得意的神气，乐得哈哈大笑呢！

一曲既终，在掌声如雷中，胡艳艳总算鞠躬而退，匆匆走进了后台。

黄老邪一使眼色，一名大汉便起身离座，朝向后台走去。

这家伙是黄振威的心腹手下，名叫陈万通，表示他是万事皆通的意思。

他直接来到胡艳艳专用的化妆室，举手在房门上轻敲两下，便听里面娇声吩咐：

“请进来！”

陈万通推门而入，只见胡艳艳正坐在化妆台前，在对镜以粉

纸轻拭鼻尖和额前的汗水，显然刚才的演唱非常卖劲。

他立即上前陪着笑脸说：

“胡小姐，黄老爷子要我来通知你一声，请你卸完装就到他的桌位上去，今晚他要跟你一起去宵夜……”

胡艳艳“哦”了一声，故意笑笑说：

“他的消化力倒真强，刚吃了晚饭不久，就又要宵夜了？这里的点心也不错呀，请他尽管吃，回头记我的账，算我请客吧！”

陈万通龇牙咧嘴地又一笑说：

“黄老爷子已经在新花园订了桌位，那里地方比较清静，他今晚有话要跟你谈，所以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胡艳艳已断然拒绝说：

“对不起，请你转告黄老爷子，今晚我没空，有话改天再谈吧！”

陈万通面有难色地说：

“这……胡小姐，你已接连推了好几次，今晚无论如何得赏个脸，否则连我都不好向黄老爷子回话了……”

胡艳艳突然转身过来，冷冷地说：

“今晚实在不行，我已经跟别人有约在先，请告诉黄老爷子，他的盛情我心领了就是啦！”

陈万通仍不死心，企图说服胡艳艳，但她已站起来，走回了更衣用的屏风后去。

“对不起！”她说：“我要换衣服了，请你出去吧！”

陈万通不能赖着不走，只好轻叹一声，沮然走出了化妆室。

回到桌位上来，他还未及开口，黄振威一看他的神情，似已料到又碰了个钉子，劈头就问：

“又不行了？”

陈万通垂头丧气地回答：

“她说今晚已经跟别人有约在先，你的盛情她心领了，有话

改天再谈……”

黄振威霍地把脸一沉，一拳击在桌面上，震得杯碟碗盘，全都跳起了老高。

附近桌位上的客人，无不吃了一惊，齐以诧异的眼光扫了过来。

但黄老邪却旁若无人，毫无顾忌地破口大骂：

“妈的！她别敬酒不吃，偏要吃罚酒！”

在座的一个中年人急加劝阻说：

“老爷子，这件事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……”

黄振威犹自怒不可遏地说：

“这他妈的实在太气人了，今晚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，否则真让她把我看扁了，以为我黄某人真是冤大头呢！”

中年人轻声急说：

“老爷子，我倒有个主意……”于是，他忙不迭把身子凑近，在黄老爷耳边嘀咕了一阵。

他们这桌鬼鬼祟祟的情形，完全看在了附近那些客人的眼里。虽然看出那中年人满脸奸诈、心怀叵测，不知在出什么馊主意。但黄老邪是个惹不起的人物，慑于他的威势，谁也不敢过问。

附近桌位的客人中，有个穿着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的年轻绅士，似乎对他们特别注意。不过，他并不动声色，只是若无其事地冷眼旁观着。

另外有一桌，看上去像是一对父女，父亲的年纪大约四十出头，身材相当粗壮结实，穿一套深色薄料笔挺的西装，戴副金边眼镜，鼻下蓄着两撇小八字胡，颇有绅士的风度。

女儿则只有十六七岁光景，穿一身式样新颖别致，花色鲜艳夺目的“迷你装”，配上脑后梳的一束长长马尾，充分显示出她的青春和朝气。

就在不少人为之侧目之际，黄振威已把头微微一点，突然起身带着他那分据两桌的七八个人，悻然拂袖而去。

那父女的一桌上，女儿正待起身，却被父亲急以眼色阻止，似在示意不让她多管闲事。

女儿无可奈何，只好按兵不动了

可是她的眼光一扫，忽见另一桌上的年轻绅士，竟招来侍者结了账，立刻匆匆跟了出去。

这时候，胡艳艳已换上了一身比较朴实的套装，走出化妆室，向后台管理员打声招呼，便径自走向了后门。

由后门的小巷出去，一出巷口便是街边，但已不是“峰景酒店”正门的自由路，而是另一条僻静的小街。

胡艳艳有部自备小轿车，每晚就停在巷口外的街边，以便唱完了由后门出来，自行驾车离去，不必经由正门，避免跟张三李四打招呼的麻烦。

谁知她刚走至车旁，打开手提包还没找到车门钥匙，突见两名大汉从停着的另一部轿车后窜了出来，使她不由地猛觉吃了一惊。

接着又窜出一人，赫然就是刚碰了钉子的陈万通！

这家伙上前面带冷笑，用手向街对面一指说：

“胡小姐，黄老爷子已先去新花园了，我们的车子就停在那边等着呢！”

胡艳艳虽已看出他们不怀好意，但力持镇定地忿声说：

“刚才我已经告诉过你了，今晚没有空！”

陈万通嘿然冷笑说：

“抱歉！这是黄老爷子交代的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带你去新花园见他。如果今晚你真没空，就自己当面向他回绝吧！”

胡艳艳不禁惊怒交加地说：

“你们？……”

不料话犹未了，两名大汉已突然上前动手，不由分说地架了她就走。

胡艳艳大惊失色，一面奋力挣扎，一面怒嚷起来：

“你们这是干嘛？再不放手，我可要……”

“叫”字尚未出口，陈万通已绕至她身后，伸手一把将她的嘴按压住了。

就在她被强拖向对面街去之际，突见一人飞奔而至，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这人就是那年轻绅士！

他拦住了去路，立即冷声喝令：

“放开这位小姐！”

一名大汉勃然大怒说：

“妈的！你这小子最好少管闲事，别在这里自找麻烦！”

年轻绅士冷哼了一声说：

“你们不必狗仗人势，狐假虎威，先放开这位小姐再说。如果要找麻烦，尽管冲着我来好了，我绝对舍命奉陪！”

大汉只说了声：

“这妞儿交给你们啦！”撒手把执住的胡艳艳推给另一大汉，就扑向了年轻绅士。

他根本没把对方看在眼里，扑向前去挥手就攻，企图先发制人，给那多管闲事的小伙子来个下马威。

但这家伙可看走了眼，没想到对方的身手非常敏捷，出手如电地一拳飞来，竟攻了他个措手不及。

这一拳又狠又快，重重地兜上了大汉的下巴，使他被击得一仰面，痛呼声中踉跄跌了开去。

陈万通见状顿时惊怒交加，但他又不能放开胡艳艳去助阵，只好急向另一名大汉吩咐：

“老袁，人交给我，你上吧！”

这大汉更是个玩狠的角色，急将胡艳艳放开，霍地从袖管里抽出一把锐利匕首，扑向年轻绅士举刀就刺！

年轻绅士眼疾手快，眼看对方举刀刺来，不敢轻拈其锋，只得急向一旁闪身跳开。

大汉这一刀刺空，立即收住扑势，一转身，挥刀连砍带刺地直向对方逼来。

年轻绅士则是临危不乱，从容不迫地以赤手空拳迎敌，只见他边战边退，渐渐退至了车头旁。

当他被逼得退无可退之时，突将双手一撑引擎箱盖，两脚一纵而起，一个倒翻筋斗，已从车头上翻了过去。

几乎是在同时，那大汉扑上去就狠狠一刀刺下，但对方已翻身落在车头的另一边，而他这一刀却刺在引擎箱盖上。“铛”地一声，刀尖与箱盖相击，击得火星四溅，他的虎口和手腕也被震得又麻又酸！

年轻绅士趁机绕近车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来，一把抓住那大汉的后领，提起来就狠狠照准他腰上连击，使那家伙未及回刀砍杀，早已痛得鬼喊鬼叫起来。

陈万通见势不妙，只得急将胡艳艳一把推开，突然从身上掏出了手枪，迅速自口袋里摸出减音器装上。

她不禁情急地大叫一声：

“当心背后！”

年轻绅士一听她出声警告，心知背后一定有人突袭，忙不迭一转身，将那被抓住后领的大汉推挡在自己身前。

“噗噗”两声轻响，两发子弹从装有减音器的枪管疾射而出，但被击中的却是那大汉。

只听得一声惨叫：

“哇……”那大汉的身体已软了下去。

陈万通一见误伤了自己人，不由地大吃一惊。

就这一分神，年轻绅士已撒手放开身中两枪的大汉，奋不顾身地扑来，飞起一脚踢中陈万通的右腕，使他不由自主地手一松，枪已脱手飞了开去。

刚才被年轻绅士挥拳击倒的大汉，这时已爬起身来，也从袖管里抽出把锋利匕首，举刀疾扑而来。

年轻绅士只顾挥拳痛击企图向他放冷枪的陈万通，以致顾彼失此，没料背后又有人举刀刺来。

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见胡艳艳已拾起落在身边的手枪，霍地跳起身来振声喝令：

“不许动！”

那举刀欲刺的大汉，抬眼一看她手里紧握着枪，而枪口正对准了他，吓得只好把手一松，匕首脱手而落，笔直地插在了地上。

年轻绅士这才惊觉，要不是胡艳艳及时以枪喝阻，他很可能就捱了那大汉从背后刺来的一刀！

陈万通只是外强中干的虚架子，外表蛮唬人的，结果经不起年轻绅士的狠狠几拳，早已嘴角流出鲜血，连声呻吟不绝起来。

胡艳艳急将枪递交给年轻绅士说：

“请你拿着枪，我来找出钥匙开车门……”

年轻绅士接枪在手，这才放开陈万通，谁知这家伙一倒地就昏了过去。

胡艳艳从手提包里找出钥匙，赶紧开了车门，上车发动了引擎，急向年轻绅士把手一招说：

“这位先生，我们快走吧！”

年轻绅士没有拒绝，以枪逼令那大汉退开，然后才上了车。

胡艳艳立即把车开动，加足了马力，风驰电掣而去……

2 赌场恩怨

黄老邪一得到消息，不禁大为震怒，立即派出他手下的另一名大将莫雄，带了四名大汉去向胡三麻子兴师问罪。

今晚胡三麻子也没在家，莫雄带人去扑了一空，立即猜到他只有两个去处，如果不在“宏盛记赌场”，就准在他的“老相好”马大姐那里鬼混。

马大姐在当地的名气也不小，她经营的“香怡馆”是不挂招牌的。但经常跑风月场所的人，几乎无人不知，那是个秘密艳窟，形同比较高级的私娼馆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莫雄他们首先来到“香怡馆”一问，就问出了胡三麻子在这里。

这时胡三麻子正在花天酒地，由几个今晚尚未接客的女人陪着，大享齐人之福，不亦乐乎之际，突见莫雄带着四名大汉找来，不由地暗自一惊。

“老莫，找我有事吗？”

莫雄当着这些形同半裸的女人，不便贸然说明来意，于是暗使了个眼色说：

“胡三爷，请到外边来一下，兄弟是奉黄老爷子之命，来找你有点事情的……”

胡三麻子心里虽觉纳罕，但已料知黄老邪派人来找他，必然是与他那二女儿的事有关。否则是犯不着小题大做，特地找到

“香怡馆”来的。

不过他不明白，什么事会这样迫不及待呢？

他也急于想知道，这几个人究竟所为何来，因此未等莫雄把话说完，他已起身走出房外，反手把房门带上了，遂问：

“是什么事，黄老爷子急着要找我？”

莫雄回答说：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黄老爷子今晚本来打算邀艳艳小姐一起去宵夜，当时她没有答应，说是跟别人已有约在先。后来她离开‘峰景酒店’时，老陈又奉命再去请她。谁知正在艳艳小姐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个冒里冒失的小子，也不知他是不是跟令媛约好的那个人，竟不由分说地就跟老陈他们动起了手来。结果我们的弟兄有一个受了重伤，老陈和另一个弟兄也吃了那小子的亏，而他却带着令媛开车跑了。黄老爷知道这情形之后，非常的生气，要不是大家劝阻，他就亲自来找你啦！”

胡三麻子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气得破口大骂：

“鬼丫头好大的狗胆，居然敢如此放肆，兄弟非回去好好教训她一顿不可！”

莫雄狞声说：

“那倒不必了，以兄弟之见，胡三爷最好是赶快把令媛找到，亲自带着她去向黄老爷子陪个不是，也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了。否则的话，黄老爷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这件事要是闹开来，他可不会轻易甘休的啊！”

胡三麻子盛怒之下，脸上一颗颗的麻子全成了红色，直把他气得浑身发抖地忿声说：

“好！请你们先回去转告黄老爷子，兄弟立刻去找那丫头，今夜一定带她登门负荆请罪！”

莫雄不再多说什么，只郑重其事地再叮嘱了两句，便带着四名大汉匆匆赶回去复命了。

他们刚走，便见从另一个房间里，走出个年纪在三十五六，打扮得像只花蝴蝶似的妖艳女人，她就是这秘密艳窟的主持人马大姐。

她上前轻声问：

“刚才走的好像是莫雄？”

胡三麻子点了点头，铁青着脸说：

“妈的！二丫头替老子惹了不小的麻烦，事情可能相当棘手，我得立刻赶回家去了！”

马大姐却轻描淡写地说：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？莫雄说的话我全听见了，天大的事只要艳艳去向老家伙赔个礼，再灌上几句迷汤，黄老邪的全身骨头要不酥才怪呢！”

胡三麻子神色凝重地说：

“你倒说的轻松，可是，知女莫如父，我那二丫头的脾气之倔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的。她可不像大丫头那么听话，平时我总在背后说她，要她对黄老邪的态度好一些，但她偏偏跟我这做老子的唱反调。现在祸已经闯出来了，再要她去赔礼，我实在毫无把握能说服她啊！”

马大姐深表同情地轻啐了一声说：

“几时有机会，我倒真想替你劝劝她。不过今晚事情既已发生，我再说什么恐怕她也听不进去的。我看不如让大小姐出面说说她，也许比你这做老子的乱发脾气更有效呢！”

胡三麻子想了想，终于微微把头一点，深深叹了口气说：

“好歹让大丫头试试看也好，不过我得先把她找到了再说……”

马大姐笑笑说：

“那我就不留你了，你快去找二小姐吧！”

胡三麻子也不再回房去向那几个女人打招呼，立即匆匆告辞

而去。

他离开了位于二咙喉花园附近的“香怡馆”，并未直接回家，而先赶到了“宏盛记赌场”来。

这家规模不小的赌场，设在下环街市，是由曹氏两兄弟共同经营的。

澳门不禁赌，所以赌场到处皆是，因而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。

最妙的是此地的赌税，竟是政府的最大财源！

下环街市赌场林立，“宏盛记赌场”在这一带，规模并不算是最大的，实际上只能算是二流的赌场。但这里的输赢特别大，因此真正想大输大赢赌个痛快的赌客，就非来这家赌场不可。

曹氏两兄弟每天都在赌场里亲自坐镇，胡娇娇则经管账房，好在曹大宏的大老婆成天吃素念佛，对这里的事根本从不过问。

胡三麻子一到赌场，就直接来到了账房里，把忙得不可开交的大女儿叫到一旁，愁眉苦脸的神情倒把胡娇娇吓了一跳！

“爸爸！”她诧然急问：“出了什么事呀？”

胡三麻子叹了口气说：

“唉！还不是你那好妹妹，没事总得替我找些麻烦，好像怕我闲着发慌似的！”

“她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惹了黄老邪？”她倒真料事如神，一猜就中。

胡三麻子沮然点点头说：

“那还用说吗？这回可好了，她不但把黄老邪惹翻了脸，而且不知从哪里找来个野小子，居然敢把黄老邪手下的几个人打成了重伤！刚才他已派人去找我，娇娇，你说这个局面教我怎样收拾呀！”

“艳艳人呢？”胡娇娇急问。

胡三麻子又叹口气说：